



金陵殘照記之三

金陵殘照記

陳少校著



陳少校著

金陵殘照記

香港致誠出版社出版

金陵殘照記

著者：陳少校

出版者：致誠出版社

香港丹拿道五二五八號A座二樓

承印者：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

一九六三年七月初版

一九八〇年七月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第一回

頽勢已成 凱歌內有悲歌發
美人無奈 死馬聊同活馬醫

一

第二回

準備暗殺 軍統局要員調京
外力支持 李宗仁急欲登座

一二

第三回

廣播八條 義正辭嚴明且確
鍾山一別 心傷淚落去難回

二三

第四回

適應市面 李宗仁嘴上談和
爭取時間 蔣介石暗中備戰

三八

第五回

手法兩般 桂系復作西南夢
羽毛零落 孫科情如鬪敗鷄

五四

第六回

各有所懷 陳明仁率部入湘
幕後發洩 蔣介石玩李取樂

六七

第七回

溪口對談
武漢演說

普通國民大光火
桂系主將發狂言

七九

第八回

恩威並施
夢魂不滅

關宋二人齊受訓
吳白分頭乞美援

八九

第九回

怪孕奇胎
狂呼亂叫

南京不愧大作手
溪口成爲發令台

一〇一

第十回

代表纔飛
立場再表

南京卽日露真相
北國中宵有電來

一一六

第十一回

天塹前橫
限期屆滿

湯恩伯早有布置
渡江令終於下頒

一二九

第十二回

破浪乘風
土崩瓦解

雄師一夜到南岸
蔣軍慌亂向東逃

一四二

第十三回

口出憤言
手持聖旨

蔡文治邊哭邊罵
湯恩伯亦惡亦驕

一六一

第十四回

潰敗倉皇
私爭劇烈
滬蔣軍丟盔棄甲
衆敗將惡語粗言

一七三

第十五回

閩事略定
好夢方酣
蔣介石炮製桂系
李宗仁終飛廣州

一八九

第十六回

賓館夜談
長函論道
劉斐妙喻捉猴子
章邵傳言抱瑟人

二〇四

第十七回

福州開會
老蔣冒火
殘軍敗將均訴苦
氣急敗壞亂罵人

二一八

第十八回

監視愈嚴
集團頂替
飲酒賦詩均有罪
點兵好比捉迷藏

二二九

第十九回

控制公開
徒留軀殼
非常委員會成立
代統虛名不值錢

二四〇

第二十回

雲散天青
波翻浪湧
舊長沙現新局面
陳明仁尅白崇禧

二五二

第廿一回

拼命擴軍
藏身無洞
桂系老巢圖固守
張淦羅盤嘆失靈

二六二

第廿二回

驚險頻生
高潮迭起
成都大擺鴻門宴
天府終贏半局棋

二七八

第廿三回

大勢如斯
欲留無計
江水東流知不返
金陵殘照告消亡

二九二

附：

渡江之戰圖

後裡封

上海地區形勢圖

一七〇

粵桂滇邊區形勢圖

二七二

川康地區形勢圖

二九八

第一回

頽勢已成 凱歌內有悲歌發
美人無奈 死馬聊同活馬醫

本文是拙作「酒畔談兵錄」的續篇，其所涉及的時間，乃自淮海戰役臨近結束時起，至蔣介石在大陸的勢力完全結束爲止。故言其時限，主要是一九四九年這一年。

一九四九年，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一年，一個舊政權結束了，永遠的結束了。一個新政權建立起來，一個新的國家也隨着誕生於世界！這對於中國的意義，其重要固屬空前，就其對世界的影響而言，亦復難於估量。

但作者不是一個歷史家，要完整而全面地描畫這一年，不但並無此心，抑亦並無此力。所以在這裏所記的，或者只是一些歷史的側面，或者只是某一個側面的某些內情，僅就一人所知，貢獻於讀者之前。希望對於讀者了解這重要的一年，能有一些幫助，也就於願已足了。

要寫如此的一年，如果只求簡要，而又筆力高強，三兩萬字也就可以畫出其輪廓；但假若要寫得具體、細致、全面，那又恐怕寫一百萬字也不嫌多。作者接觸面不廣，所

知的情形亦有限，若講到筆桿功夫，又恐怕比槍桿功夫還差，故欲言簡而意賅，則爲力所不能，若想全面而深入，又爲識所未逮，是以茲篇所記，只好取乎中道：凡深知者則詳，畧知者則簡。事雖小而他人或未聞者，則不厭其詳；事雖大而世人已畧悉者，則力求其簡。前者之不厭其詳，乃欲使讀者因而具見大事的某些過程；後者之所以力求其簡，則欲使讀者減省時間的浪費。或曰：何不將大事完全撇開，只寫一些內幕，豈不更省筆墨？曰：這又不行。因若大事全畧，則時間之次序不明，變化之脈絡難露，執網無綱，誠恐勢將自亂也。

淮海戰役自一九四八年十月初開始，蔣軍節節慘敗，到十二月底，杜聿明集團最後消滅的命運，已經明確的看得出來了。敗了這個戰役，蔣介石的精銳兵力，已經消耗將盡，他從南京走路的时间，也就迫在眉睫了。

十二月廿五日，中共權威人士宣佈了包括四十三人在內的頭等戰犯名單，循名核實，蔣介石穩居首位。同一天，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也電蔣主「和」。在白的導演之下，湖北省參議會等也次第發電附和。江北江南，裏裏外外，都是使蔣介石苦惱的聲音。

蔣介石明白：桂系的做法，是受到美國人的鼓勵的，否則他們也不會如此大膽。這

才是蔣介石特別苦惱的原因。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後台老板的支持，無論他自己也好，李宗仁、白崇禧也好，此時此際，還要想有甚麼「作爲」，都不過是夢想而已。

正因為雙方都明白了這種情況，因此在爭取美國支持方面，早就「各自努力了」。在九月間，蔣介石就已促使司徒雷登回美國去活動一次，希望他能說服美國注意當時局勢的「危險」，再度加緊「援助」，使他的處境能夠改善。

十月，王世杰往巴黎出席聯合國會議，跟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一再地談到繼續「援助」問題，且表示得異常情急。當時，因為馬歇爾曾向王世杰一再「關心」到張羣的近況，這又使蔣介石發生了一種美麗的會心，即決定派張羣到華盛頓去，他以爲由一個馬歇爾對之有興趣的人前往，相互間容易「敦睦」起來，並從而得到好處。張羣知道了蔣介石的意向後，又去與司徒雷登商量，司徒雷登告訴他，蔣介石的這種單思之苦，憑張羣帶幾句蜜語甜言前去，恐怕仍然無濟於事。

這雖然給蔣介石潑了一盆冷水，可是並沒有叫他死心。又因為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少將向美國的報告，曾不滿於蔣介石的指揮，且認爲再下去也並無好轉的希望，蔣介石於十一月間，甚至着蔣廷黻向馬歇爾探詢：可否由美國派出陸軍軍官，表面上仍用顧問名義，而實際上則率領蔣軍部隊與解放軍作戰？

但美國方面仍然表示悲觀。

於是宋美齡也出馬了。她在感恩節那天，又萬里迢迢，越過太平洋，與馬歇爾搭上了長途電話，向對方表示她要到美國去一次。

與馬歇爾說過「拜拜」之後，宋美齡又立刻給司徒雷登打電話，用興奮而得意的口氣，要求對方到她家裏去一次。等到兩位教友坐在一起時，她便把經過和決定告訴對方。司徒雷登答應回去立刻替她準備手續。於是，十一月底，宋美齡便以蔣介石代表的名義赴美，「籲請加強援助，俾迅速完成戡亂任務」了。

爲了配合這一任務，並藉此逢迎美國人，蔣介石在翁文灝辭了行政院院長之後，還要請胡適出來組閣，雖然結果並未成爲事實。

宋美齡玉駕親征，活動頻頻而成效不大。在此種情形之下，蔣介石只好垂頭喪氣，進入他的「最不快樂的聖誕」。

那一天，蔣介石在中山陵附近的「凱歌」禮拜堂，無精打彩地唱過了聖誕歌，心情沉重之至。他在「凱歌」中唱的，與其說是凱歌，毋寧說是哀歌。那一天，本是在西安事變中「脫險」的十二週年紀念，也正是通過「憲法」的「國大」功德圓滿的二週年，照理，該是他引爲愉快的一天；可是偏偏這一天，情勢已迫得他不能不考慮痛苦的

下一步了。

爲了說明蔣介石的「最不快樂的聖誕」，不得不把他所仰仗的「上帝」——美國的態度，畧爲勾劃一下：

自一九四八年入夏以後到十月底，以「中國的最仁慈誠摯之友人」自居的司徒雷登，眼看着蔣介石處境之繼續惡化，曾向國務院探問過對華政策是否會改變。在這些來往的活動中，不但可窺知蔣介石的焦急與希望，亦可反映美國的焦急與苦悶。

在這段時期，美國人憤恨蔣介石在軍事上的無能，而在作戰部署上，又不切實執行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的意見；另一方面，又不能容納國民黨其他派系的分子，使他的政治基礎畧爲擴大；以致在軍事上愈打愈糟，在政治影響上也愈來愈壞，一步步走向最後的崩潰。那時候，美國的杜魯門政府逐漸形成了一個印象，覺得蔣介石已經再也扶不起來了。

美國國務院在答覆司徒雷登探問的文件中，曾有這樣的幾節：

「執事（陳註：指司徒雷登，下同）五月廿六日報告，謂現政府已無力阻止共產主義之傳播，除非獲有一受愛戴之領袖（此似無可能），能號召民衆，並恢復軍隊之作戰意志，現政府將仍無力阻止共產主義。執事又謂，不能希望蔣委員長能充當此種領袖，

因蔣氏似不能改變，且各方面証明彼必將繼續個人統治，此項個人統治之結果，乃造成現階段之悲慘局面。」

「執事於六月十四日的報告中，嘗陳述蔣委員長保証同意執事之建議，令何應欽將軍（陳註：何應欽由美回國後，時任國防部長）與巴大維將軍密切合作，共同指揮作戰，與其後蔣委員長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經由無能之參謀總長（陳註：指顧祝同），而親自指揮作戰。」

「在執事八月二十日報告陳述中，執事稱，巴大維將軍曾就當時軍事行動所引起之若干特殊問題，向委員長有所建議，但此項建議每不爲其所重視，巴大維將軍執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嚴重困難，全因中國統帥部不能達成其任務所致。」

「執事十月十六日報告謂，僅少數人繼續擁護委員長，迄今仍擁護彼者，不過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軍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委員長，現在最不爲人民所愛戴，指責彼輩之人，日見加多。執事又謂此時已嫌過遲，如非大規模之武裝干涉，不信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軍事慘敗，並因而可能造成聯合政府之結果。」

「執事十月廿二日報告中，謂我方軍事顧問認爲，國府軍事組織，在人力、物力及士氣上，似已遭受過大之損失，以致在此方面，任何努力均難成功，國軍已完全喪失戰

鬥意志，致美國政府現在已難尋得有效方法，以改變現時局勢。執事又稱，重振中國反抗共黨侵畧之意志，實屬必要，惟所必需之領導者，則至今尙付缺如。」

就在這種背景之下，蔣介石更急了。因爲他知道，要想維持其已經危如累卵的命運，惟一的指望是美國的援助，對於美國的不滿，自不能不設法彌縫。因此，蔣又提出：願擴大美國軍事顧問團的職務與權力，並實行顧問團對作戰的意見，作爲增加軍事援助的條件。

但是，蔣的這個表示被反映到美國國務院去之後，對方認爲「實與駐華美國顧問過去所有的經驗不符」。因此，他們透過司徒雷登轉達給蔣的答覆是：「關於加速軍火之運輸，美國國家軍需部正在盡力將自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贈款項下購買之軍用物資，加速輸運。據陸軍部非正式報導，包括於中國請購之三千七百八十萬美元的槍械與軍火內之全部軍火，可望於十一月中旬在西岸裝完，在十二月初抵達中國。在此項計劃下，並盡力使其他物資可以疏運。國家軍需部同時致力設法運輸盟總可先墊借之槍械軍火，此項物資可於十一月間運達。循中國政府之請，由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贈款內，支付一億零三百萬美元之授權函，已由國務院送達財政部。依照中國之指示，該部已付予中國政府、或予美國陸海空軍部以該項總數中之七千七百萬美元。其餘之六百萬美元，將於十

二月廿五日付清。除却美國在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贈款項下援助中國政府外，更無其他軍事援華辦法。」

一方面要求把援助增加，另一方面却說除撥清前定援助外，其他要求，礙難照准。情勢的發展，早在司徒雷登的意料之中，而且早就使他焦灼得寢食難安了。他總希望在中共和蔣介石之間找到一個什麼緩衝的東西，以便延長在實質上與蔣介石的統治相同的統治。因此，在十月廿三那天，他已向華盛頓提出過建議，請求國務卿馬歇爾指示。

司徒雷登的建議，包括了這樣的幾項：

「一、倘國民政府由於屢次之軍事失敗，被迫遷至中國的其他地區，美國對之是否仍然承認，並予以支持？

二、是否可建議委員長退休，讓位于李宗仁，或其他較有希望組成一非共產之共和政府與較能有效與共匪作戰之政治領袖？

三、是否贊同退休，讓位于其他與國軍及非共產政黨相處甚好、而又能使內戰停止之領袖？

四、若取後一步驟，美國是否將承認與支持由於戰事結束，爲求中國統一而與共黨

合作而成立之聯合政府？

五、美國對此種政府，可否予以事實上之承認，同時暫停任何經濟合作總署或其他的支持？」

由此可見，司徒雷登最爲關心者，是如何維持一個非共的政權，及如何找出一個反共的人物。而蔣介石之所以被準備放棄，是因爲他勢將不能、因亦不利於反共了。

馬歇爾的答覆是：在國民政府尙爲中國局勢中之一重要因素時，美國政府自當繼續予以支持。否則，須視美國利益何在與到時的具體情形而定。

僅僅過了幾天，在十月廿八日，司徒雷登的另一個報告又送到華盛頓了。他於歷述共產黨的「罪惡」及詆毀蘇聯之後說：「吾人之問題，乃在如何阻延、或揭發、或抵消彼等在中國之勢力。」又說：「即使吾人可以武力方式援助蔣介石政府，將一地區之武裝共產主義消滅（此乃吾人所能希望的最大限度），吾人將仍須在教育及其他方面予以援助，藉使非共產區域能表現出真正民主之優越性。否則，軍事之勝利亦將成爲自亡之道。」

在司徒雷登的這些意見中，可以看出這幾點：他認爲蔣介石已經很難再維持下去。即使能維持於一時，維持於某一區域，但要他能表現「真正民主之優越性」，也很困難。若他連這點民主的僞裝也打扮不起來，即使在某一地區能獲取軍事上的暫時勝利，

最終還是支持不了。

於是，結論就很明顯了，上策：找到一個像李宗仁或其他較有希望組成非共產政府、且能與「共匪」作戰之政治領袖；中策：如找不到能戰的政治領袖，則找一個與蔣軍將領關係好、與非共產黨亦能相處的人——亦即一個既能掌握軍事力量又能拉攏共產黨以外的其他政治勢力的人，造成一種實力，以謀求休戰，避免國民黨軍事力量之最後毀滅，並從而樹立起足與共產黨對峙之政治力量；下策：到了萬不得已，若能找到某一種政治實力，雖與共產黨合作，但仍望藉此保持其相對的獨立，從而保持一部份陣地。不過，若最終迫得採取下策時，那就並不怎樣適合司徒雷登的口胃了，所以，他的興趣也就不大，他的態度也就並不如對前面的兩種情形那麼明確了。

上述的情形，也就是李宗仁開始躍躍欲試，務求取蔣而代之的國際根據。李、美之間的接觸，也從這時期加緊，透過甘介侯等人與司徒雷登暗中進行。

可是，在歷史上，沒有哪一種統治勢力和統治者，願意自動退出政治舞台。這個原則，對於蔣介石當然也適用。二十年來，他用過多少翻雲覆雨的手段，以保存和擴大他的獨裁權力，他怎肯乖乖地把它放棄？所以到了十一月，他還叫蔣廷黻和宋美齡加緊對美活動，甚至指使蔣廷黻探詢：若把中國內政問題擴大為國際問題，在聯合國中提出控